

叩街问巷

曾经的大场古镇时光

周林

如今,每当我从场中路西头拐入守仁桥路时,目光总是会本能地搜索马路两边的街景,心里便会掠过一种怅然的感觉。马路东边的房屋基本全部推倒,等待再建;马路西边是高低错落呈几何形的各种新建筑,因为有高高的围墙阻挡,难以窥见“庐山真面目”。不过,据说这是重新建造的大场商业街,什么时候开业尚不知。守仁桥上除了南来北往的车辆不时卷起阵阵尘土外,就没有什么动静了。这不由让人的思绪跳回到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守仁桥路两边分别是大场镇的银杏街、东街、西街、北弄街、大场河路……以及由这些街路贯穿起来的密集居民房屋和毗连的大小商店。大场镇占地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历史悠久,远近闻名……

大场镇成陆于唐代之前,建镇于宋代,当时是生产加工买卖盐业的重要场地,故名大场。由于靠近走马塘,水陆交通方便,形成集镇。传说走马塘是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来回“走马”的河道。至今走马塘还是基本与场中路平行横穿三个地区的一条河道。

大场镇在明代形成规模,有“三里东西一条街,南北九桥十八弄”之称,是土布、粮食、日杂物、铁器交易买卖的集镇。大场镇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之地,也成为兵家必争的要冲之地。远的有“血洗临江街”,近的有“大场浴血战”。那是1937年10月,中国军队为抗击日本军队的进攻,最后以血肉之躯在此与日寇搏斗,牺牲惨烈,最后大场失守,团长引咎自戕。为此大场镇中曾立有一座纪念碑坊。还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大桥下面》等新老电影都曾将镜头聚焦于大场古镇,留下难忘的影像记录……

大场镇在漫长的岁月里几经兵燹又几度复原重现生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大场镇还有“小桥流水,人家尽枕河”的景象,1982年填河筑路后守仁桥路、大场河路这些填河之后留下的路名,以及道路房屋巷道路格局,仍然能让人感受到江南小镇的风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工作单位在大场镇的东头,四周又全是田野小河一派乡村风光,因此大场镇就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后镇”。那时候场中路上几乎没有公交车辆,我经常步行从东头的银杏街拐入东街,穿过守仁桥路直到西街尽头,然后在沪太路乘58路公交车回市区的家;还有许多傍晚下班时分,团支部集体组织大家去大场体育场溜旱冰,或是去大场影剧院看电影……二十多人浩浩荡荡、前呼后拥,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后座再带人,沿着少年村路,过南何支线铁路道口向西,跨过走马塘上的香花桥、济惠桥,迎着夕阳闻着田野的芳香,很快就到了目的地,这是一条到达大场镇的“捷径”。

这时候的大场镇是宁静古朴、闲静恬淡的。特别是东街,很少有商店,基本全是居民的住房。记得午饭后在东街两房屋檐相向、石板铺路的窄巷里行走,不时会有糯软的苏州评弹和缠绵的越沪曲调飘来。这



如今的南何支线少年村路道口 资料图

种曲调在别的地方听来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有深巷幽宅作背景,这些曲调就显得特别的空灵清脆有韵味,像一根羽毛将撩心扉,让人心境舒坦。还有春夏之交、细雨飘飞的时节里,撑一把伞走过东街,会不时悄悄地穿过正对着巷子的过街楼道,看里面用竹篱笆围起来,四周种着树开着花的粉墙黛瓦人家……这时脑海就会想起陆游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

这时候,大场镇东、西两街的房屋大都已经居民翻造过,高低参差不齐、色泽样式不同,但总体还保持着昔日江南小镇的格局。有些低矮屋顶的瓦楞间还串出一根根枯黄的“瓦松”,仿佛时光就此停滞。记得那时大场镇街上每间隔十几步就有一个公共水龙头,四周是用水泥砌起的浅浅水池,池底都被自来水冲洗得光滑如镜了。许多人洗衣、洗菜都喜欢把东西摊在水池里;有些老妪还用木棒敲打衣物,宛如在河边洗衣服……这种古老的洗涤方式令我有时光倒流的新奇感。

到了西街,就像步入另一个世界,这里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令人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百货店、食品店、点心店、粮油店、杂货店、竹器店,还有照相馆、新华书店……有一阵“美发店”特别多,什么紫藤美发店、真尤美理发店、美美发屋、露露理发店……每次路过这些装潢简单、却又宾客云门的美发店,感觉大场镇的人在追求时尚这一点上永远与市区同步。不过,西街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家新华书

店。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来此书店,为单位购买宣传书籍。

书店位于大场西街537号,正好处于西街与北弄街十字路口,店堂面积并不大,但布局紧凑,井井有条,图书品种丰富,既有中外名著,人文历史,也有大中小学教材,还有地图画册,各种文化用品……是大场镇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也是远近村民和附近部队机关工厂人员喜欢光顾的地方。

我经常在下午来此为单位选购理论学习宣传书籍,店经理总是热情接待,细心为我挑书选书。书多时他便吩咐店员第二天送书到厂;书少就当场为我捆扎,让我直接带着回厂。然后我就拎着书,有一种完成任务的满足感,穿过北弄街,从西街古色古香、门上有两只石狮子街环的万益酱园、一品轩工艺美术商店、高顺记羊肉店前走过,在沪太路上乘58路公交车回家。

还有时会顺便再去西街南面的大场河路上逛逛。这里有大型农贸市场、红光书场、大小饭店,还各种小摊小贩……呈现的是另一种热闹嘈杂的市井氛围。

就这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大场镇对我是一个来了没有“惊艳”,不来却又会“想念”的地方。大场镇虽然日渐陈旧衰败,但那纯朴的民风、拥挤密集的街巷、闲静恬淡的古镇氛围、甚至那带土味的“上海大场话”……都给我留下特别亲切温馨的记忆。只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回不去的大场岁月只能在记忆里复活。

马亚伟

堂妹对天文学很感兴趣,大学期间参加了学校的“天文爱好者”协会。她说起夜空中那些恒星、行星、星座之类的,如数家珍,兴致盎然。在她眼中,浩瀚的夜空中藏着一个神奇瑰丽的世界,她恨不得飞向夜空,与群星亲密相拥。

可是对我来说,夜空中的星星是无关紧要的存在,我甚至很长时间只顾低头赶路,而忘记抬头望一眼繁星漫天。看着堂妹指天画地谈论着星空之谜,我惊讶得张大嘴巴,忍不住说:“天啊,你可以当天文学家了!”堂妹哈哈大笑,说:“我知道的这点东西,连皮毛都算不上!浩瀚无穷的宇宙,如同深不可测的海洋,我穷尽一生,可能触摸不到它的冰山一角。”

堂妹的话让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对这个世界实在是知之甚少。每每说到星空、宇宙之类的话题,我就会觉得自己渺小如尘埃。这个世界何其博大无边,每个人都不过是尘埃一样的存在。所谓大千世界,其中的复杂与精彩谁又能说清楚?

世界的丛林曲折幽深,繁复迂回,密密匝匝,而我们能看到的有限。我们生在这个包罗万象、多姿多彩的世界,大部分人对99%的领域一无所知。比如我,不仅对天文一无所知,医学、军事等等领域,以及很多艺术门类,全都一无所知。还有些方面,也不过是略知皮毛,遇到有人问一些问题还经常卡壳。当然,历代都有“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的天才。而这些人也只不过是知识面比一般人广一点,他不擅长的领域还有很多,而且一无所知的领域也有很多。难怪有人说:懂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因为世界太过浩瀚,而人生太过短暂。我们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有限的生命,当然无法完成对无限世界的探索。我们耗尽一生,也很难完成对自己生活半径的突围。那些喜欢环游世界的人,大概是想在有生之年走更多的路,看更多的风景。可即使真正环游过世界的人,也不过是抵达了极为有限的地方。地球上陆地高山错落、江河湖海交织,他们也不过是走出了一条细细的、短短的线。

再说到我们的认知方面,不曾涉及的领域太多太多。别人的星空魅力无穷,你的星空只是黑夜的标志;别人的海洋丰富奇幻,你的海洋只是远方的象征。不说那些我们不曾涉猎的领域,即使你一生都在某一个领域深耕,也只是看到了一个很小的侧面。比如我此生挚爱的文学领域,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阅读之旅,写作也多年了。可是,世上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我读过的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人类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学精华,浓缩在书籍中,我们一生才能涉猎多少?尽管我每天都在写作,可多年里,我也只是个在文学浅滩游戏的小孩。天赋、精力、努力有限,有些高度,我终生都无法触及。再比如我的堂妹,她在我眼里是“天文学家”,她耗费了大量精力来探索星空,可她知道的也是“连皮毛都算不上”。还有很多在自己专业领域精耕细作的人,他们一生所能做的,也极为有限。

面对茫茫浩瀚的宇宙,面对精彩纷呈的世界,我们深深感到自己的渺小。我们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所以我们谦卑地低头,虚心地俯首。同时又感到了生命的短暂和匆促,希望每个人此生领略和体验的多样,再多样。

“苦恋”修为“破壁”而出

熟于黑河日报,那时他的摄影作品就经常刊登在省市报纸杂志上。前些年冬天,我们结伴回访琿琿,我有幸参加了他安排的新生鄂伦春族的冬猎活动,他与新生鄂伦春族的这种亲人般的感情,让我倍受感动。

杨永生为人直爽,对如青的感情也真挚,所以知青彼此经常小聚,听他侃侃鄂伦春的传奇故事。

杨永生光影作品生动,自然,鲜活,曼美,如诗如画,总有一种故事般的叙述状态。当你面对这些作品,你就会被白桦林经过生命蓬勃向上之后演绎出的最后织就与灿烂而感动,从而领悟鄂伦春族生命与岁月的厚重与沉淀,你也会沉浸在今日鄂伦春勃勃生机的春之声中,从而迈开双脚,走进琿琿新生鄂伦春,实现你不一样的梦境旅程……

杨永生作品,有着他对新生鄂伦春浓浓的情愫,这正是他内心流出的歌。

上世纪60年代末,杨永生去了黑龙江琿琿的边境村插队落户做了知青,其后作为专业摄影师在边防武警部队中服役。

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也一直留守在远离上海的黑河,在这片热土上直至退休,期间他执着一头扎进琿琿新生乡的鄂伦春,每年要去这个民族乡好几次,年复一年。

40年来,他潜心跟踪拍摄,从中纪录了鄂伦春女乡长张慧,从新生儿出生到今日已是全国人大女代表的人生历程。

张慧出生100天就被杨永生抓拍并刊登上《黑龙江民政》杂志的封面。张慧当上乡长后由衷地对杨永生说“我是鄂伦春族最荣幸的人,100天的我就上封面了”。

在庆祝鄂伦春族下山定居50周年古伦木春节晚会上,杨永生便把这本保存了25年的杂志,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赠送给了张慧。

这张珍贵的“满月”照,也出现在这个专题摄影展上。

杨永生用自己坚守的方式为鄂伦春一个时代存了照,也为自己的一份坚持留下心。所以说,这样的摄影作品肯定不同寻常,对于杨永生来说必须具有对少数民族、对琿琿、对己的一份真知卓识,需要有一颗不为现实诱惑与情感交织而难解难分的执着之心。

毫无疑问,岁月已让杨永生对鄂伦春民族这份情感增值,也更让他难以忘怀。

以至今日,杨永生退休回到了上海,但他一年之中还将大半年时间守望在黑河,沉淀在鄂伦春民族新生乡。因此,他的作品,也深深烙上他深入生活,深耕鄂伦春的印迹,同时,也熔铸了杨永生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我们可以从杨永生这个专题摄影作品中不同的细节表现,窥见其作品的细腻与丰富,从而触摸到杨永生的生命底色与职业精神。

在现实生活中,杨永生能做到几十年潜心坚守在边境黑河进行跟踪拍摄创作,并不为现实物质的诱惑,这一定是有心的摄影者,这不仅是他摄影初心的诠释,更是他热爱摄影创作所迸发的力量与魅力的体现。

杨永生能够在小兴安岭“苦恋”追踪几十年,那么,这次专题摄影展不啻是他“苦恋”的修为之果,在沪“破壁”而出。毋庸置疑,这一定也是他的心血之作,真情之作。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



杨永生 摄

费凡平

最近,哈尔滨火了,在中央大街载歌载舞的鄂伦春族也成了“网红”。

前不久,一场关于鄂伦春族的专题摄影展来到上海。从1983年冬季拍摄第一幅作品,到2023年这40年间,跟踪

拍摄的佳作大展示,上海知青摄影家杨永生将他镜头中琿琿新生鄂伦春40年历史变迁呈现给观众。

40年间去过“新生”160多次,杨永生用真情讲述着琿琿“新生”的故事,让我们可以有幸零距离走近今日鄂伦春,欣赏到这独一份的光影记忆。

我与杨永生都是琿琿知青,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相